



冯小刚电影《唐山大地震》原著小说

2

最后那扇窗户，我推不开



《余震》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张翎

作为冯小刚新片《唐山大地震》的原著小说——《余震》与电影同期上市，为更好地解读这部电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小说《余震》被业内认为是“至今写地震写得最好的小说”，曾经多次获得过国内各种小说奖。

“请你躺下来，雪梨。”
一阵窸窣窣窣的声响之后，女人身上的蓝条子渐渐地平顺起来，变成了一些直线。女人的双手交叠着安放在小腹之上，袖子挽着，露出右腕层层缠绕的纱布和纱布上一些形迹可疑的斑点。
“闭上眼睛。”

女人脸上的黑洞消失了，屋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安谧。
“雪梨，你来加拿大多久了？”
“十年。请叫我小灯——那才是我的真名。”

“中国名字吗？”
“是的，夜里照明的那个灯。”
“小灯，你对西方心理治疗学理论了解多少？”

“弗洛伊德。童年。性。”
女人的英文大致通顺，疑难的发音有些轻微的怪异，却依旧很容易听懂。

“那只是其中的一种。你是怎么看的？”

“一堆狗屎。”
沃尔佛医生忍不住轻轻一笑。
“小灯，上一次发生性行为，是在什么时候？”

女人的回应来得很是缓慢，仿佛在进行一次艰难的心算。
“两年零八个月之前。”

“上一次流泪，是在什么时候？”

这一次女人的反应很快，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和停顿，“从来没有流过眼泪，七岁以前不算。”

“小灯，现在请你继续闭眼，做五次深呼吸。很深，深到腰腹两叶肌肉几乎相贴。然后放慢呼吸节奏，非常，非常，非常缓慢。完全放松，每一丝肌肉，每一根神经。然后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

两人都不再说话，屋里只有女人先是深沉再渐渐变得细碎起来的呼吸声。女人的鼻息如一条拨开草叶穿行的小蛇，窸窣窣窣。草很密，路很长，蛇蜿蜒爬行了许久，才停了下来。

“窗户，沃尔佛医生，我看见了一扇窗户。”

“试试看，推开那扇窗户，看见的是什么？”

“还是窗户，一扇接一扇。”
“再接着推，推到最后，看到的是什么？”

“最后的那扇窗户，我推不开，怎么也推不开。”女人叹了一口气。
“小灯，再做五次深呼吸，放松，再推。一直到你推开了，告诉你你看见了什么。”

女人的呼吸声再次响起，粗重，缓慢，仿佛驮兽爬山一样的艰难。

沃尔佛医生撕下桌子上的处方笺，潦草地写了两张便条，一张给凯西，一张给自己。

给凯西的那张是：立即停用一切助眠止疼药物，改用安慰剂。

给自己的那张是：尽量鼓励流泪。

1976年7月24日
唐山市丰南县

李元妮在一条街上挺招人恨的。

李元妮是她是在户口册上的大名，其实在街坊嘴里，她只是那个“万家的”——因为她丈夫姓万。街坊只知道她丈夫姓万，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所以众人只称呼他“万师傅”。当然万师傅只是当面的叫法，背后的叫法就很多样化了。

直接宣战，以命相搏

们还想另外加赌注，我也不反对。”
杨友仁挑衅地望着我。我知道自己已经站在了风口浪尖，进退无路，只有迎接挑战。

我不相信，凭着我的牌技，赢不了杨友仁这小子。

可是，我错估了杨友仁。俗话说：士别三日，刮目相待，杨友仁在宏运的这段时间，牌技突飞猛进，加上对我的底细了如指掌，敌暗我明，我一下子招架不住，居然节节败退，几把就输光了筹码。

“马先生！”杨友仁不再称呼我“洪刚”或者“马老师”，看来，他对自己的胜算早有把握，也许为了这一天，他一直在准备着，“你的筹码已经输光了，认输吧！”

犹如一记耳光打在我的脸上。认输？我马洪刚的词典里还没有出现过这个词。

我决定孤注一掷。至于赌注，我抬起胳膊说：“我这只胳膊能值多少钱？”

杨友仁干笑两声，说：“这样吧，我们一局定输赢。你输了，留下这只胳膊；赢了，我输你一只胳膊！钱是燕姐的，我们都不便做主。”

这是直接宣战，以命相搏。我

咬了咬牙，点头同意。许绍阳满脸忧虑地望了我一眼，随即离开了赌场。

这一把，我的底牌是2，明牌分别是J、Q、K；杨友仁的明牌是3、4、5，如果底牌是2的话，再来一张6，就是顺子。我的下一张牌必须是10或者A，同时，我还得将底牌换掉，才能确保稳操胜券。

我得到了一张A，杨友仁也得到了一张6。从现在的局势来看，杨友仁并不占据优势，除非他的底牌真的是2。可是，我记得一共6副牌，24个2点，其中23张已经亮掉，还剩一张，应该藏在码堆最后。而我的这把牌，他必须是顺子才能赢我。

想到此，我决定不冒险换牌，将底牌亮了出来，同时对杨友仁说：“亮牌吧，杨先生！我不信你的底牌是2点。”

“是吗？”杨友仁将一张明牌和底牌同时拿起，轻轻地搓了搓，然后，猛地将底牌一摔，“看好了！这是什么？”

2点！场上一阵骚动！
“不可能，我要求查牌！”我大声叫道。

“那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在欧阳雪燕的授意下，荷官将剩下的牌全部翻开亮在桌上，果然没有那张2点。

要么是杨友仁的牌技确实超过了我，要么是欧阳雪燕暗中助了他一臂之力。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今天算是彻底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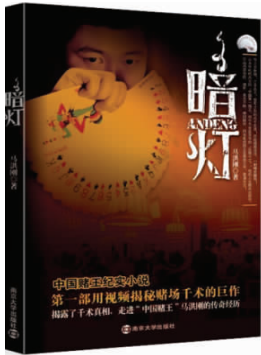
欧阳雪燕说：“做局做到了本姐姐头上，今天你就认栽吧！”说完冲保镖们一点头，他们便一拥而上，拳头棍棒一齐下来，我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其中一名保镖一脚踹在我的胸口，我只觉头一阵眩晕，一口热乎乎的东西从嘴里喷了出来……

突然，一辆摩托车吼叫着冲了进来。许绍阳坐在车上朝我急喊：“洪刚，上车！”

我拼尽全力跃上他的后座。十几个保镖拿刀拿棒地围了上来。许绍阳抓起一把扑克，如天女散花般连发数张。趁着他们躲闪的工夫，许绍阳猛踩油门，摩托车像箭一样冲了出去。身后，传来几声枪响，我感觉到左肩像被什么重物狠狠地撞击了一下，随即便失去了知觉……

22

揭秘赌场不为人知的千术真相



《暗灯》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马洪刚

《暗灯》作者马洪刚曾是一名痴迷赌博、技术超群的千术之王，却在历经磨难与坎坷之后，毅然金盆洗手，高举反赌大旗，向世人揭秘赌场内幕、揭露千术真相，用自己的“千术”劝好赌之人戒赌，因为“十赌九输”！

汪露露看着眼前的菜立刻笑了起来，真有才啊。菜里果然有“玉米、茄子、土豆、芸豆、锅贴”。

吕森见汪露露迟迟不动筷子，急忙问道：“又不舒服了？怎么还不吃呢？要凉了。”

只听汪露露回答：“我在等茴香豆和血肠。”

唉，对吕森来说，恢复了食欲的汪露露，比有反应的时候更难对付。

年终岁尾，吕森越发忙碌起来。作为技术部负责人，不但要做好当年的工作总结，还要计划明年的工作任务，除此之外更要应付来自不同方面的客户。

每当有人邀请吃晚饭或者有餐会的时候，吕森就会不由自主地打盹。一来汪露露的身子越来越沉，二来是随着肚子的增长，这个女人的脾气也逐渐见长，只要晚上有应酬，汪露露的电话肯定一个接着一个打过来，而且发短信的速度比在QQ上聊天还快。

男人嘛，都要面子。于是吕森不得不在饭桌上厚着脸皮向大家解释，老婆怀孕了。虽然大家表示理解，可吕森仍然觉得难为情。

吕森不在家吃饭的日子，汪露露可以从单位食堂随便买点饭菜打包回家吃。望着窗外明亮的灯光，寂寞之情涌上心头。

5

“我要当爹了”



《孩奴：新妈上岗记》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作者：林琳

孩子究竟是爱情结晶，还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孩奴》中，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要了孩子以后，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汪露露梦想着对方的反应会是惊喜万分，哪承想是这种结果。她气得牙根痒痒。想解释还解释不清楚，只能等待对方回家验证，可又担心验孕棒上的显示条会突然消失掉，于是她再次冲到楼下药房买了两只回来，只等吕森回家当场演示。

吕森到家的时候，汪露露已经倒在床上睡得昏天黑地了。除了放在鞋柜上的验孕棒上明晃晃地显示着两条红色提示线以外，剩下的就是放在桌子上早已冷掉的饭菜。

吕森转身冲出了家门。
冲出去的吕森提着一大盘香蕉和一个布满尖刺的榴莲喘着粗气吭哧吭哧地往家走。“我要当爹了”的念头嗖嗖地往头上涌，每踏出一步他都会不由自主地“呵”上一声。汪露露真争气啊，说怀上就怀上了，今年回家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再也不用解释了。

再次进门的时候，吕森看到汪露露又在洗手间里鼓捣着什么。他脱了鞋子，放下水果，飞快地冲进厨房开始做饭：“我给你重新做套营养餐，等着。”

从这天开始，汪露露在吕森这个兽医专业营养师的照顾下，过上了母系社会般富足的生活。

汪露露的反应过于严重，除了正常的呕吐外，居然还喷了血和胆汁。

汪露露没有想过怀孩子是这么困难和遭罪的事情。现在的她是天天翻着日历牌过日子。每天除了应对那种不断涌上来的呕吐感觉，还要试着平息烦躁的心情。她总觉得这么过去早晚有一天会自杀。

尽管吕森经常说：“你要保持良好的心态，这个时期有猪的精神。”可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试想，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上，从哪个角度去想，似乎都没有让汪露露完完全全能够接受的地方。就算把自己当成猪，也做不到像猪那样吃了睡，睡了吃。

十月怀胎，哪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汪露露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也就是说，她没有考虑到要孩子和有了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就抱着十二分的热情勇往直前地冲向了战场，可当看到真正的硝烟战火时却临时打了退堂鼓。要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何

况怀孩子和要孩子这种事情涉及一个小生命的生死存亡，这可比上战场还要难啊。性命攸关岂能当儿戏对待？

身兼数职的吕森医生每周都会按时给汪露露测量体重。怀孕近4个月，体重非但没长，反而降了2斤。汪露露又脱水了。

苦苦熬到孕期反应减淡，汪露露的精神劲又提了上来。除了白天不睡以外，就连晚上也瞪着眼睛胡思乱想。吕森躺在她身边觉得一点儿安全感都没有，熟睡中经常被汪露露口水直流。于是她麻利地捂着肚子冲下床执笔在便笺纸上写道：“我想吃玉米、茄子、土豆、芸豆、锅贴、莲叶香豆、宽粉、血肠。”然后贴在吕森放在床头柜的眼镜片上。

第二天一觉睡到中午，吕森从单位赶回来做饭，顺便还要了一道菜“一锅出”。